

《伤寒论》中的药物炮制

★ 闫妍 (天津中医学院 天津 300193)

关键词: 伤寒论; 药物; 炮制

中图分类号: R 222.2 文献标识码: A

东汉·张仲景, 被后人尊称为“医圣”, 他“勤求古训, 博采众方”, 著《伤寒杂病论》。书中共使用药物 87 种, 载方 113 首。其方概括了中医临床学科的常用方剂, 被后世医家称为“医方之祖”。仲景方之所以能流传应用至今, 是因为其具有严谨的遣方用药法度。其主要表现在对药物的配伍、药物剂量的选用、药物剂型的确定、药物的煎服法等方面都有着严格的、特殊的要求。笔者今对《伤寒论》中药物的炮制加以分析, 以探讨仲景用药的严谨性。

1 修治法

修治法即在对药材的加工过程中只需人工或简单的工具。《中药学》^[1]将修治法分为纯净处理、粉碎处理、切制处理三类。而修治法体现在仲景方药中有咬咀、擘、破、去皮、去节、去足翅、去心等。

1.1 咬咀 咬咀即咬嚼的意思, 把药物咬成粗粒再加水煎煮, 以避免药物整块过大, 有效成分不易煎出。入煎药物体积越小, 有效成分溶出越充分。在《伤寒论》中需咬咀的如桂枝汤方后注“上五味, 咬咀三味”等。

1.2 擘 擘即分开。《伤寒论》中大枣约有 39 方注明擘用。大枣擘用, 其有效成分更容易煎出。梔子在《伤寒论》8 方中全部擘用, 其擘用亦在于使有效成分更多溶出。

1.3 去皮 《伤寒论》中注明去皮的药物有: 桂枝、厚朴、猪苓、附子、杏仁、桃仁等。其中桂枝、厚朴等系茎类生药, 其皮指外层木栓层, 木栓层中挥发油含量不高, 去外皮后, 可使生药中挥发油含量增高, 作用更强。叶天士用桂枝云: “去皮者取其气薄, 增发泄之功; 不去皮者, 取其气厚, 增温阳之功。”杏仁、桃仁等为种子类生药, 去皮可使有效成分更容易煎出。明·缪希雍《炮炙大法》作: “杏仁, 五月采之, 以汤浸去皮尖及双仁者, 麸炒研用。治风寒肺药中, 亦有连皮尖用者, 取其发散也。”《炮炙大法》有“桃仁, 七月采之, 去皮尖及双仁者, 麸炒研如泥, 或烧存性用, 此破血行瘀血之要药也。”清·张仲言《修事指南》中论

“桃仁”时引时珍《本草纲目》中的“桃仁行血, 宜连皮、尖生用。润燥活血, 宜汤浸去皮、尖炒黄用。或麦麸同炒, 或烧存性。各随本方。双仁者有毒, 不可食。”附子不去皮, 则易产生毒性。

1.4 去节 去节即将药物的根节去掉。《伤寒论》中麻黄的使用均注明去节。古人认为: “麻黄去根节, 能增强发汗功能, 因根节有敛汗、止汗功效。”去节后可以减少副作用, 提高疗效。

1.5 去足翅 去足翅指在用动物类或虫类药物时, 有的需要去其足翅。其目的是为了除去有毒部分或非药用部分。《伤寒论》中抵当汤、抵当丸所用之虻虫均注明了“去足翅”。

1.6 去心 《伤寒论》中麦冬被用于 177 条的炙甘草汤中和 397 条的竹叶石膏汤中, 且注明“去心”。《濒湖炮炙法》论“麦门冬”时注: “弘景曰: ‘麦门冬, 凡用, 取肥大者, 汤浸, 抽去心, 不尔令人烦。大抵一斤须减去四五两也。’时珍曰: ‘凡入汤液, 以滚水润湿, 少顷抽去心; 或以瓦焙软, 乘热去心。’”^[2]现代研究表明, 麦冬清养脾胃之阴多去心用, 滋阴清心多连心用。

2 火制法

2.1 熬 东汉时期的熬是干熬, 不加水之熬, 即将药物置锅中熬焦。其主要目的是增强疗效, 缓和药性, 降低毒性。《伤寒论》中注明“熬”制的药物有牡蛎、巴豆、葶苈子、芫花、水蛭、虻虫、瓜蒂等, 熬的程度视药而定。《伤寒论》中使用牡蛎的有 107 条的柴胡加龙骨牡蛎汤、112 条的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118 条的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147 条的柴胡桂枝干姜汤, 均注明应“熬”。牡蛎“熬”制可去除其腥味增强其重镇安神之力, 并可减小其寒性。同时还可以显著增加其有效成分的溶出, 使其具有一定的降压作用。生牡蛎则相反它具有一定的升压作用^[2]。如巴豆出现在《伤寒论》141 条三物小白散中, 要求“去皮尖, 熬, 研如脂”。因为古人早就认识到巴豆毒副作用较强, 且将其致毒原因归纳为三个

方面:(1)巴豆皮、心、膜、壳有毒;(2)毒性在其油;(3)生温有毒,熟寒无毒^[3]。其主要毒副作用表现为:剧烈泻下,甚至可导致谵语,发绀,脉搏细弱,血压下降,呼吸困难最后呼吸衰竭,循环衰竭而死亡。针对其致毒原因,仲景运用“熬”制法进行加热以去毒。现代研究认为巴豆加热之后其毒性蛋白凝固变性,同时可控制巴豆油的含量和毒蛋白的存在,从而使毒性降低。葶苈子出现在《伤寒论》131条大陷胸丸中、305条牡蛎泽泻散中,均要求“熬”制。其生用力速而较猛,降泄肺气作用较强,长于利尿消肿,宜于实证。熬制后其药性缓和,免伤肺气,可用于实中夹虚的患者。又如芫花主要用于《伤寒论》152条十枣汤中,要求“熬”制。其熬制可以降低其毒性,缓和泻下作用和腹痛症状。

2.2 炙 炙是指将药物加入一定量液体辅料炒,使辅料逐渐渗入药物组织内。药物炙后在性味、功效、作用趋向、归经等方面都可能发生变化,起到解毒、抑制偏性、增强疗效等作用。在《伤寒论》中注明炙的药物有甘草、枳实等。《伤寒论》中68首方对甘草要求蜜炙。蜜炙甘草甘温,可增强其补益作用,提高补虚缓中的功效。故其以补脾和胃,益气复脉力胜。用于心气不足,脾胃虚弱,胃脘疼痛,筋脉拘挛,脉结代。生甘草味甘偏凉,长于泻火解毒,化痰止咳。用于痰热咳嗽、咽喉肿痛等。枳实出现在《伤寒论》103条大柴胡汤中、208条大承气汤中,要求炙用。因为生枳实以破气化痰为主,破气力强,易伤正气。适用于体壮邪实者。用于胸痹、痰饮等症。炙枳实其峻烈之性减弱,免伤正气,以散结消痞力胜。用于胃脘痞满,下利泄泻,大便秘结等症。如在大承气汤、大柴胡汤中枳实的功用即在于此。

2.3 炮 炮是指在高温猛火的情况下,将药物在锅内翻动,多以破为度。在《伤寒论》中附子、乌头等药物使用时均注明“炮”用。附子在《伤寒论》中有“炮,去皮,破八片”之用,有“炮,去皮,破,别煮取汁”之用,有“生用,去皮,破八片”之用。附子炮用,意在去其毒性并缓和药力;在回阳救逆诸方中,附子均生用,其药力更峻。“破”也在于促使有效成分更多溶出。乌头炮用,其意亦在于减轻其毒性。

3 水制法

水制法是指药物在炮制过程中需要水或液体辅料的加工法。《伤寒论》中的水制法有洗、浸等。

3.1 洗 洗是将药物用水冲洗。目的是除去杂质,洁净药物,去其异味。《伤寒论》中注明“洗”的药物有半夏、大黄、蜀漆等。《伤寒论》15首用大黄的方

剂中,有四首注明酒洗,即三承气汤和抵挡汤。大黄沉而不浮,借得酒性之升腾,方能引药上行,兼理上焦热邪。《伤寒论》中的大黄有酒浸、酒洗之不同。酒浸是取大黄净片用黄酒15%拌匀,闷至酒尽,凉干^[4]。而酒洗则是用酒水冲洗。张元素在用大黄时曰:“用之须酒浸煨熟者,寒因热用。酒浸入太阳经,酒洗入阳明经,余经不用酒。”^[5]其酒洗后能增强其活血逐瘀作用,上行下达,清血分实热,适用于热入血分之目赤、牙痛、口疮、吐血、衄血、胸中炽热等。如柯琴说:“酒大黄破瘀并引血下行。”《伤寒论》中用半夏18方,其中17方洗。《雷公炮炙论》认为:“半夏上有巢涎,若洗不净,令人气逆,肝气怒满。”并且提出:“用捣了白芥子末二两,头醋六两。二味搅令浊,将半夏投于中,洗三遍用之。”可见仲景当时大多用生半夏,而制半夏则无洗之必要。蜀漆在《伤寒论》112条、305条中提到应“洗去腥”。《本经疏证》云:“凡药非鳞介飞走,未有云腥气者,惟仲景用蜀漆,必注曰洗去腥,则可见气之恶劣异于他草木也。”《伤寒论》243条吴茱萸汤中注明吴茱萸应水洗,其目的主要在于减弱其苦味,减少病者服药不适感等反应。现代实验研究表明用热水洗吴茱萸后可大大减轻其苦味^[6]。

3.2 浸 浸是将药物用清水浸泡。枳实在《伤寒论》方药中注明“水浸”的如318条四逆散和79条的梔子厚朴汤。前者要求“破,水渍,炙干”,后者要求“水浸,炙令黄”。其水渍原因可能是为了使其中的挥发油更多地析出,以便使炙用后的枳实挥发油降低,减少对人体胃肠的副作用。《伤寒论》23条中杏仁要用汤浸,其目的是为去皮尖。

综上所述,仲景《伤寒论》中论药物的特殊炮制涉及到许多方面,其目的是为了使其所选用的药物方剂针对所治疾病的主证准确发挥其预期功效,充分体现了仲景用药的严谨法度。通过对《伤寒论》药物炮制的分析探讨,以期提高临床工作者应用《伤寒论》方的疗效。

参考文献

- [1]雷载权. 中药学[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11
- [2]叶定江. 中药炮制学[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219
- [3]王宁. 论巴豆的炮制[J]. 中成药,1996,18(7):18~19
- [4]邓理有. 大黄的炮制与功效[J]. 家庭中医药,2000,7(5):44
- [5]尚志钧. 溯源炮炙法[M]. 安徽: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237
- [6]王付,王军瑞. 《伤寒论》药物炮制法探讨[J]. 基层中药杂志,1995,9(1):13~15

(收稿日期:2005-11-02)